

董沐微
夏瑞

時地：夏曆一零二年，夢華宮

幽山上一棟雅致樓房裡，女孩氣鼓鼓地推開門走出來，沿著長廊一直不停地踏著步，手裡捏著一張紙，口中唸唸有詞，一副忿然的樣子。

「誰要你管我是吃熱的還涼的還說甚麼晚上不要貪吃不貪涼快吃冰不關窗，誰啊你不是個掛著未婚夫牌子的路人嘛！人見都沒見過誰給你權力管我啊！」

夏瑞抱著自己的琴走在大道上，她正從夢華宮門外走出來，方才在裡頭和師姐妹們一道練習琴技，雖說自己已經進步不少，不像過去只能彈一些簡短的小曲兒，但她卻覺得自己和那些早早就入門學藝的師姐們差的多。

走在山路上沉思著自己的不足，她看著道路，卻沒有注意路人，就這麼走著走著，就這麼一個不小心撞上了人。

「哎喲。」

「啊——」聚精會神地喃喃自語上的女孩被突如其來的力量撞倒，整個人倒在地上。爬起來拍拍手上的泥沙，發現身上的裙子被稍尖的石頭劃出一道破口，她生氣對身後的少女罵道：「你這個人是怎樣？走路不帶眼睛嗎？」

「對不起！」夏瑞被這突如其來一罵，反射性地先道歉。

待重新站定，她才發現身前摔倒的是個小女孩，趕緊彎下腰來想把人扶起，「妳有受傷嗎？」

「不用你！」董沐微餘怒未消的輕輕擋開對方欲遞上來的手，似乎還為了衣服上的小破口而生氣，「今天真倒楣，不僅收到討厭鬼的信，還被人撞到——」

畢竟不是甚麼大事，再怎樣被寵壞女孩也不至於想要做出比如打人來出氣的舉動，於是她只是一直悄聲嘟囔著發洩。

夏瑞被這麼一擋回，也有些委屈，但畢竟是自己理虧在先，直到女孩站起身，才注意到人家裙襬上的裂口，一時也有些了解她到底是在生氣什麼。小姑娘總是比較在乎外表這種事，想想自己變也覺得沒什麼好難過的。

「對不住，方才沒注意前方。」她再次道歉。

有些人天生就是吃軟不吃硬的，而很明顯地董沐微就是這類人，欲出口的抱怨和怒氣一起哽回去，她嘟著嘴擺擺手，「沒事啦沒事啦——我回去讓藏青把裂開的地方縫一下就好了。」

正要抬腳轉身離去，女孩卻發現自己的手空空的，「咦？我的信呢？」——是剛剛被撞的時候丟了嗎？

「信？」見女孩似乎還丟了東西，她趕緊低頭四下搜尋。

好在自己一回身，就看到一張絹紙落在腳邊，夏瑞彎腰撿起來，沒有去看上頭露出的字跡，直接遞給對方，「是這個嗎？」

「對！就是它了！」董沐微很高興地接回信紙，已經完全忘了裙子的事，「雖然是個囉嗦鬼寄來的信，可是要是沒有回覆，說不定他就會直接跑過來幽山瞧瞧我是不是出事了。」她可不想見到這個素未謀面的男人……

「謝謝你了！這位……師姊？」按照對方的外表年齡，應該是師姊吧？她有些疑惑地歪頭想著。

「可能算不上，我前兩年才入門。」夏瑞見女孩的脾氣來的快去的也快，看上去也是個真性情的人，不禁微微鬆了一口氣。

又聽她拿著信紙埋怨著，笑著問道：「這是家書嗎？」

「我是在五年前入門的！看來姊姊倒是該叫我師姊了！」聽到對方比自己晚入門，她看起來似乎很開心，「我是阿琬，請問師妹芳名？」董沐微有些調皮地問。

女孩的臉色在聽到問題後變得稍為難看，不知道該怎麼定義這個「陌生人」。「不是家人，就只是個很煩的人。」她說。

遇到年紀比自己小，但輩份比自己大的「師姐」也不是第一次，夏瑞十分從善如流的喚了一句，笑道：「我叫夏瑞。小師姐又該怎麼稱呼呢？」

「不是家人，卻常常來信？」面對女孩煩不勝煩的表情，她偏頭想了想，「莫非是哪位公子正在追求妳？」

女孩眨眨眼，用俏皮的口吻說：「夏瑞師妹叫我阿琬師姊就好了！」

「不是、不算是吧……」她扁扁嘴，自己也搞不清楚秦瑾不住往山裡送信、送禮的行為該說是禮節還是討好，「只是個名稱是未婚夫的人。」

「未婚夫！」夏瑞輕呼一聲。這名詞對他來說可真是新鮮，以往只在話本子裡面看過這般劇情，沒想到終於在現實生活中也看到了。

她略帶好奇的問：「妳那未婚夫寫了什麼讓妳這麼煩惱啊？」

雖說兩人素昧平生的，問這問題可能有些突兀，不過夏瑞終究還是敵不過自己的好奇，冒著被人討厭的風險問了出口。

「問題不在於他寫了甚麼！」女孩跺跺腳，並不是因為對方的交淺言深，而是為了師妹的不懂而覺得生氣，「他整個人的存在就足夠讓人煩心了！」

「你會對一個素未謀面，卻是自己一出生就有的未婚夫有好感嗎？」手交叉在胸前，董沐微問。

「嗯……不會。」夏瑞沒等小師姐擺出贊同的表情，又補充道：「不會喜歡，也不會討厭吧，畢竟是個陌生人。」

「那是因為師妹的脾氣軟吧！反正我就是討厭他。」她氣鼓鼓的說，「一天到晚寫信來讓我小心天氣變、不要亂發脾氣、不要到處惹禍……」

「怎麼會有這麼嘮叨的男人！」

相處了好一會兒，夏瑞這也摸清自己這位小師姐的脾氣，好脾氣的笑道：「這個嘛，若是個未曾謀面的人還管這麼多，那確實是有些失禮了。」

回神過來，她發現兩人還是杵在人來人往的路口，趕緊輕輕扯了一下阿琬的衣袖：「若阿琬師姐不介意，我們去一旁找個椅子坐下來聊聊吧？」

「就是啊——啊、嗯、好。」才開口就被打斷了，她有點反應不過來地點點頭，跟著夏瑞的腳步來到附近的亭閣。

坐下來以後董沐微笑道：「對了，我身上有討厭鬼送的上好茶葉，好像是白露茶的樣子。」說罷她拿出一個荷包遞到對方的手上，一副像說著「快去泡茶吧」的理直氣壯表情。

「咦？感覺是很難見的茶葉呢。」夏瑞捧著手上的包袱，覺得這東西有點燙手，又有些受寵若驚，「況且是阿琬師姐的未婚夫給妳的……這樣送人沒關係嗎？」

少女完全誤解了董沐微的意思，還沈浸在自己到底能不能收下這份「禮物」的猶豫中。

被夏瑞的舉動震驚了一下，董沐微過了一會才開口：「如果夏瑞師妹喜歡是沒關係啦！反正他從以前開始就寄來不少好茶葉，櫃子都快放不下了正好替我清掉一部分

——」頓了頓她接著說下去，「可是這個是讓你現在去泡的，旁邊有燒水的用具和茶具。」大概本來就是準備給宮裡人泡茶用的吧。

「至於師妹的，不管你是喜歡白露、玉葉長春還是聞林茶也可以，待會去我院子裡自己挑吧！」隨性地托著頭，她擺擺手說道。

「啊！不、不用的！」夏瑞雖然不懂夏朝的茶葉，不過不管那些東西是常見或是貴重，她都沒打算要隨便收入什麼東西；尤其自己根本不懂得品茶，茶水於她而言就像是有顏色和一點味道的水一般，喝太好也是種浪費。

至於現在手上這包……

「泡茶……嗎？」

看著那些器具略作思考，夏瑞有些不確定的生火燒水，好在這些放置在涼亭的容器都不大，很快就被水就燒滾了，不多不少，恰好就是泡一壺茶的量。

接下來少女看著包裹躊躇了一下，不知道到底該放多少的茶葉？

拿著小勺把茶葉放進壺子裡，單用目測感覺和平常喝茶的高度差不多以後，便準備要把剛燒開的水倒進去了。

——泡茶嘛，就是茶葉加熱水啊。夏瑞如是想。

看著夏瑞手上的托盤只有沁著熱氣的茶壺和兩個茶杯，董沐微心裡開始有一絲認為將茶葉交給對手是個錯誤的想法。

而這想法在苦澀的茶水入口那一刻得到確認——

「這、師妹……你、是怎樣泡的？」才能把一壺熱茶弄得這麼難以下咽。

嘴角悄悄抽搐著，即便是不甚在乎泡茶手法正宗不正宗只要好喝就好的她，也真心覺得對方浪費了這些茶葉。

「呃、滾水倒進茶葉裡啊？難道這樣泡茶是錯的嗎！」夏瑞看小師妹一臉難過，趕緊也跟著捧起自己的茶杯嘗了一口。

這確實不是一杯好茶，略帶苦澀的味道充斥在口腔中，激得她微微眯起眼睛，直到茶水湍下去以後，那澀澀的滋味也纏繞在唇齒間許久。夏瑞一臉抱歉地咂咂嘴，臉上難受地皺再一起。

「……有點不好喝。」

「是非常難喝！」從來講話都直來直往不知收斂的小姑娘將茶杯摔回桌上，「好茶都被你糟蹋了！」

說罷她自顧自走到放置茶具的地方，取了一托盤用具跟一壺沸騰的水，「今天我非得讓你見識甚麼是真正的茶！」木製茶盤的四邊雕刻了精美的圖案，上面的紫砂壺和杯子發出「乒乒乓乓」的輕輕撞擊聲。

匆匆跑出來的關係，藏青沒有待在身邊侍候，女孩唯有自個兒提起水壺用熱水清洗茶具，「世人皆說『春茶苦，夏茶澀，要好喝，秋白露』，所謂的白露茶就是在白露之後、秋分之前採摘的茶葉。所以一壺好的白露茶根本不該出現苦、澀味，反而該有一股獨特的甘醇味道才對。」

這時的她像是變了個人似的，少了平日的刁蠻後，反倒有了一兩分大家小姐的感覺。

被小姑娘的脾氣震住的夏瑞默默地將自己的茶杯推遠了一些，斂著衣袖，危襟正坐，專心聽著小師姐講茶道，心裡欲哭無淚。看來自己早該說她不懂茶的，打腫臉充胖子的下場就是硬生生浪費了這麼好的茶葉，還被訓了。

「對不起啊……」夏瑞囁嚅道。

看著董沐微如畫一般行雲流水的動作，她起初還能記上幾個，不過隨著講究的舉動越多，從罷羅來的女孩子越看越混亂，最後還是當一場完美的表演看完了，映入腦海的步驟也沒幾個。

根本沒指望對方能光靠看一次就能學會，董沐微將散發清雅香氣的茶水分別倒進兩隻杯子裡，然後將其中一杯推向夏瑞。

結束了也沒招呼對方，她自顧自捧起自己的茶杯，細細品嘗當中的茶香與甘甜。

「嗯——這才是白露的真正味道啊——」少女感歎地說，「秦瑾這個人雖然討厭，可是送來的禮物每次都是好東西。」

捧著新得的茶，夏瑞先小小的啜了一口，果然這回茶水的味道正常了許多，可惜實在嚐不出什麼更特別的心得，只覺得比自己泡的上一杯茶好喝，但光是如此，就讓她佩服的不行。

「阿婉師姐真厲害。」她笑嘻嘻地道，「妳的未婚夫大概真的很重視妳，所以才常常送這些珍品來吧！」

「師父說：無事獻殷勤，非姦即盜！」對師父只是為了教導徒弟不要輕易相信別人的話理解錯誤，輕輕吹動熱茶表面的茶沫，董沐微這樣說道，「所以說不定他心裡面藏著甚麼歪心思呢！」

「這麼說確實有理。」夏瑞認同的點點頭，「不過他也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想和自己未婚妻培養感情也說不定。」

雖說確實防人之心不可無，但夏瑞看事情的角度都習慣往好的方面想，而不是先否定別人的「善意」。

「我才不想要跟他培養感情——」她氣鼓鼓說，灌下一大口溫熱的茶。

雖然看起來一副對未婚夫如此不滿的樣子，可是要是讓她真的認真說明討厭秦瑾的原因，董沐微是說不出來的。

「聽說那個人是岐嶺莊的門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會拿人當藥人試藥的怪人。」女孩悶悶地講著容易得罪人的話。

「咦？這可巧了，我有個朋友也在岐嶺莊習醫呢！」說不定任大哥會認識阿琬師姐的未婚夫也說不定。夏瑞的腦海中閃過這樣的念頭，但也是想想而已。

「這你就可以放心了！任大哥跟我說過，他們岐嶺莊的人是最痛恨用那種邪魔歪道的法子來試藥的，他們可講究醫德呢！」夏瑞笑嘻嘻的說。

「這麼巧？」董沐微先是驚訝一下又馬上平靜過來，畢竟仔細想想江湖上正道各門各派互相認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可能他和你的任大哥也是認識的呢！」她笑嘻嘻地說道。

「可是每個門派總有例外啊！可能秦瑾就是這種敗類——」總之今天她就是非要硬在對方身上打上「壞人」的標籤。

看來阿琬小師姐確實很討厭自己那位不知打哪來的未婚夫呢。多次洗刷印象未果，夏瑞也不禁苦笑了一下，隨後想想也罷，像小師姐那樣也未嘗不是好事，至少若對方真是個壞人，那可會遇到一塊大鐵板。

倘若真的沒有惡意的話……

嗯，朝人不是有句話叫做「好事多磨」嘛，祝他早日成功。

「不過阿琬師姐不是完全沒有見過對方嗎？妳怎麼確定呢？」夏瑞笑著反問。

「因為我曾經偷聽到我父親的夫人對她女兒稱讚秦瑾啊！」因為不想要用「娘」這個字稱呼那個女人，女孩想也不想便脫口而出道，「師父說她是壞人，那被她稱讚的人不也同樣是壞人嗎？」

「咦，是這樣嗎！」夏瑞順著這個思路想一想，似乎這個道理也說得通……

不過會不會是阿琬師姐的師娘有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那未婚夫，所以才這麼說的呀？她想起以前看的話本裡常常會有壞二娘這麼對原配的女兒，兩相比較之下，感覺這可能性可真大。

這種撬人家牆角的事也真虧長輩有臉做！夏瑞趕緊把自己的猜測告訴小師姐。

心有戚戚焉地點點頭，覺得以師父口中的繼母真面目來說，她對秦家的確很有覬覦的可能性，然而——

「秦家可不會接受我那個『妹妹』當媳婦呢！」重新倒了一杯茶，董沐微十分確認地說，「因為秦瑾曾經在來信上講過，他們訂下婚約的是我娘的女兒，而不是董家的女兒。」
「不然我早就高舉雙手贊同把未婚夫讓出去了。」

這得是多不待見人家啊。夏瑞苦笑了一下，但也開始習慣於董沐微對於自己未婚夫的嫌棄。

「不過這樣看來，感覺那個人的風評應該是不錯的，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多女子……嗯，覬覦他呢？感覺就是個餘香餽餽一樣……」夏瑞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跟小師姐說笑一樣。

「那就快點找個人來把他一口叨回去啊——」伏在冰涼的石桌上，女孩不滿地說，「哎喲！不要再說這個討厭的人了！真煩人！」

無論秦瑾這個人是好是壞，她並不想嫁給他，「嫁入大家族以後的生活光是想都覺得煩死了……」她悄聲咕囁著。

「好好好，阿琬師姐不想嫁那就不嫁吧，江湖上還有這麼多好玩的事，這麼早定下來也太無趣了。」夏瑞笑著附和。

雖然自己也到了朝人眼中適婚的年紀，但家人不提，女子也不太當一回事，左右餓不死，還能自由在外頭行走，不用如同婦人要在家中操持家務，怎麼想都輕鬆得多。

可憐小師姐還要煩惱她充滿未知的未婚夫，至少自己能幫她做些什麼吧。

「師姐想不想聽琴？我來彈首曲子讓妳放鬆放鬆吧？」夏瑞指指椅子邊早先坐下時，放置在一旁的琴袋，「雖然學藝有些不精，但一首完整的曲子還是能彈出來的。」

「好啊！」早前在兩人相撞之際她就注意到夏瑞帶著的琴，雖然自己的琴藝也是很不錯——至少和她有點嚇人的笛藝相比起來肯定是相當不俗的，董沐微還是很喜歡聽別人彈奏的樂曲，拍拍手她表示贊成這個提議，「夏瑞師妹會彈甚麼曲子？來一首你擅長的吧！」

「那就來首梅花三弄吧。」夏瑞彎下腰將自己的琴抱上石桌，打開自己的琴袋，稍微調整了一下音色。

幾次吐納靜下心神，她開始彈奏起前陣子自己剛驗收完的梅花三弄，這首曲子在坊間流傳甚廣，可以說是人盡皆知的琴曲，不過到了夢華宮這樣對樂音有更嚴厲指教的地方，彈奏出來的樂曲是硬生生多了外地沒有的風雅。

一首曲子終了，夏瑞的雙手還放在琴弦上，閉著雙眼感受尾音漸漸的淡去。

低沉流暢的琴聲帶著梅花高雅清幽之意，一開始還是邊品茗茶邊品味琴音的女孩不覺閉上眼享受。

她曾聽聞別人對此曲的評價——梅為花之最清，琴為聲之最清，以最清之聲寫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韻也。過去在她學習這首曲子時，師父也說梅花三弄最重要的便是將冬天與梅花高潔的神韻氣質展現出來。

可惜的是，董沐微的古琴以輕快為主，總是欠缺了一兩分風雅。

「師妹學了多久？真不錯的音色呢！」柔軟的手輕輕拍動，她說。

「學了一年有餘，」夏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談不上很好，不過姑且能聽吧。」

夢華宮之人皆善音律，兩年前才入門的她還真的不敢受太慎重的讚美，自己這首琴曲拿到師父面前也只是得到一個「還行」的評價；阿琬小師姐早她幾年入夢華，琴技應該更在她之上才是。

「不會啊！」董沐微兩手托著頭說，「師父說過，音樂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意境和情感。」所以偶爾在彈奏之間隨心所欲因而把好端端一首曲子表現得跳脫、亂七八糟的她才經常被責罵。

「我是真的覺得師妹你剛才的梅花三弄很棒。」

「謝謝師姐。」夏瑞微微紅了臉，「那以後若是師姐再遇到什麼煩心事……不嫌棄的話，可以來找我聽琴解悶。」

想來過去自己常在外頭席地而奏，雖說圖的不是鮮花掌聲，不過若是順道能讓人放鬆心情，也是意外收穫。

董沐微噗哧一笑，說笑道：「要是真有煩心事就來找你的話，估計師妹早晚會被我煩死了。」

依照秦家討厭鬼日常每月一封信，間或送來一兩份禮物的習慣，恐怕她是十天半月就會心煩一次。

不過她的脾氣來得快也去得快，可能找到夏瑞的時候已經心情平伏下來。

聽到阿琬這麼說，夏瑞也跟著不好意思的笑了出來。

「那師姐有空都可以來找我聽曲，我大部分的時候都一個人在幽山上彈奏，有時候到底是彈得好呢，還是哪裡錯了，自己都不知道。師姐經驗可比我豐富，當我舔著臉求妳指教吧！」她靦腆的說。

「可以啊！雖然意境達不到師父的標準，可是像指法、拍子這些技巧我可是學得很好！」少女笑意盎然的說，「平日不上課的時候我都在附近到處逛，哪天想要上山的時候就來找你玩吧！」

「如此便先謝過師姐了！」夏瑞開心的咧嘴笑道。

「小姐——」

不遠處的長廊傳來侍女藏青的呼喚聲，董沐微這才恍然想起下午的課，「糟了！這下又要被師父懲罰了！」她倏地站起來，只來得及匆匆對夏瑞說了一句：「夏瑞師妹，下次見——」

說罷，一抹粉色的身影往住處方向的奔去。

「啊！師姐再見……」

看著小師姐匆忙離去的背影，夏瑞悄聲把話說完，重新坐回石椅上，映入眼簾的是桌上喝得半空的茶杯，還有阿琬來不及收拾的茶葉。

「唉呀。」她驚嘆了一聲，回頭去看，早就不見女孩的身影，只得先把原先放在涼亭的茶具沖水收拾好，重新包好那剩餘的白露，然後看著它發愁。

該怎麼處理好呢？下回見到小師姐還給她？不過感覺她也不是會收下這種東西的人；丟掉感覺有些浪費，不如帶回去給師父嚐嚐，之後在買一包新的還給阿琬師姐好了。

打定主意的夏瑞開心的站起身，抬頭一望天色——

「糟糕！午課遲到了！」
